



余炳贤 著

萍踪追忆

P z z y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萍踪追忆

余炳贤 著

二〇〇五年九月

责任编辑:晓 林

学生课外阅读丛书

萍踪追忆

作 者:余炳贤 著

出版发行:吉林摄影出版社

地 址: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吉林吉丰印刷厂

开 本:850 毫米×1168 毫米

字 数:856 千字

印 张:140

版 次:2005 年 9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1-1000 册

书 号:ISBN7-80606-719-1/G·169

总 定 价:200.00 元(本册定价:20.00 元)

如发现印、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直接与承印厂调换。

寄语人生

(代序)

这是我的人生，不是轰轰烈烈，只是平平淡淡。蓦然回首，跌跌撞撞坎坎坷坷从岁月走来，往事弥漫在人生云烟里。有些经历岁月可以磨掉，有些经过时光的磨砺更加清晰，当我回首往事，把段段历史在感情的潮水里浸来浸去时，豁然发现，在淡淡人生中，竟然留下了一些一辈子也不能忘怀的小事，它总是让我不时地翻检出来，抚摸和品味这些记忆的碎片，复苏久违的情感。无论荣辱，无论酸甜，无论得失，无论悲喜，都显得弥足珍贵。我就是我，我是个小百姓，只有这种小事才是自己的财富。

让往事串联漫漫人生，寄寓自己的情思，追怀生命。透过一件件小事，一个个片断，窥视一颗质朴的心，审视一个人的生命价值。一件小事蕴藏一份情意。写这些随笔、随感或称散文，是想告诉我们的后代，他们的前辈是怎样渡过自己的一生的，从而揭示社会生活的某些重要主题，说明国家命运影响百姓的命运；抒发普通人的喜怒哀乐。真人真事，实实在在，将武汉人、大冶人，城里人、乡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记录在案。不夸饰，不溢美，实话实说，只在某些篇章里，为了叙述的方便，顾忌当事人的虚荣心理，给故事人物取了化名。

我生在旧社会的1941年，长在红旗下，1951年秋整整十岁才入新学，成为新中国培育的第一代接班人，这一代人的命运如

代

序



【代序】

何？我们亲历了两个世纪跨越的盛世，耳闻目染过内外战争的硝烟，身随时代大潮跌宕起伏，曾有人把我们说成“试验品”“牺牲品”。站在报效国家的第一起跑线上，我踌躇满志，作过多种尝试，扮演过十余种角色，两次当工人，又两次成为农民，从农村到城里又回到农村，年轻时误入国营农场农工行列，回故梓过沟落井频遭小人暗害，学过工匠手艺，五次走向讲台当过中、小学校教师终未能转正，在大队“内控”下长期从事农村宣传、报导，也曾做过小小的基层“领导”，真是学书不成学艺，学艺不成学工，学工不成学农，学农不成无业所立，上山下乡，都市僻壤，山区湖滨，岁月蹉跎，萍踪悲壮，颇具传奇。事如春梦了无痕，道似无痕却有痕。《萍踪追忆》，没有偏激，没有悲哀，没有颓废，国运框定了我们的命运，我们的命运又注定了家庭的命运。我们只能用理智的、平静的、乐观的人生态度，坦然面对生活、时代交给自己的一切重负，即使在最艰难困苦的环境中，也不动摇我们是新中国第一代接班人的信念，仍然唱着“接班人之歌”一路向前。

我们是饱尝辛酸的一代，历经磨难，但还是不屈不挠，探索强国之路，我们的人生无悔！一切都是亲切的怀念，岁月的风铃随风而摇响，那些事已远去，那些情感还非常近，这是历史的见证。重温初建新中国的激情，找寻对新中国的初恋，心中始终亮着一盏灯，燃着一把火，那就是：祖国，亲人。

仅以此文寄语人生和我的同龄人。



路漫漫其修远兮

冯华

2005.6.17

冯华：黄石籍南京青年女作家，已推出现代都市情感心理探索系列小说：《如影随形》、《花非花》、《虚拟谋杀》、《偷窥之谜》、《似是而非》、《危险家庭》、《当局者迷》、《欲罢不能》等。

其中，《花非花》等多部改编为电视剧，在全国各大电视台热播，反响强烈。

目 录

寄语人生(代序).....(1)

难忘童年

怀念祖母.....(1)

我人生中的第一个小朋友.....(7)

私塾往事.....(9)

我的娘娘叫杨良秀.....(13)

江城迷途.....(16)

我的童年.....(19)

一枚戒指.....(22)

饥寒起盗心.....(24)

情牵凤凰山.....(27)

五角钱还了个愿.....(30)

小小打工仔.....(33)

一片大白菜叶.....(37)

裕国教我学游泳.....(40)

哑巴的挚着.....(43)

幽怨一女友.....(45)

男孩与女孩.....(48)

周茗.....(50)

我总忘不了彭启凤老师.....(53)

目

录



【目 录】

萍
踪
通
忆

三中情怀

- 钟家村那栋红房子·····(56)
- 人民助学金助人民·····(59)
- 武汉三中,右派何其多也·····(62)
- 我也来炼铁·····(66)
- 葛店一劫·····(69)
- 春江芦苇·····(72)
- “向文文集”何罪之有·····(75)
- 十八岁,是个惹祸的年龄·····(78)
- 魂归扬子兮,鄱子扬·····(81)
- 汉伢·····(83)

江城寻梦

- 难忘月湖小学·····(86)
- 良友建国·····(91)
- 冒失学车险送命·····(94)
- 误会,何须要打架·····(97)
- 初出茅庐风光一阵·····(99)
- 省建三兄弟·····(103)
- 莲妹妹,我只能同情你·····(107)
- 暗恋似酒 长醉心头·····(111)
- 失业的滋味我尝过·····(117)
- 洪湖岸边,不是我家乡·····(121)
- 阿拉哥哥阿拉姐·····(125)



寻母记.....(128)

青春悲歌

上南山砍柴.....(133)
惊魂焚书.....(136)
“公鸡”下蛋了.....(139)
恶龙岂怕地头蛇.....(142)
智斗地霸.....(147)
好想有块表.....(149)
我与我妻有缘份.....(152)
秘密拘押.....(157)
一进学习班.....(164)
二进学习班.....(168)
险遭暗害.....(171)
农活洋相.....(175)
打榨.....(179)
速购广播筒.....(181)
夜半呻吟在荒郊.....(184)
回眸知青文艺宣传队.....(190)
求职,被人当球踢.....(193)
村头的那口钟.....(197)

东山再起

一醉失党票.....(200)



【目 录】

萍 踪 追 忆

- 难忘一段萍水情····· (202)
- 半步之险····· (206)
- 蛇扰三惊····· (209)
- 啊！热闹的门口塘····· (214)
- 压岁钱何处“愁”····· (216)
- 门前村首开摇井记····· (219)
- 两盒游泳烟····· (222)
- 世上只有奶奶好····· (224)
- 写作，渴求名师····· (227)
- 我与东海····· (230)
- 到北京领奖····· (232)
- 向毛主席献花····· (236)
- 第一次搭乘飞机····· (238)

灯下说感

- 肉香绵绵····· (243)
- 嗜好的变迁····· (247)
- 奢望书橱····· (249)
- 戒香袅袅，广度伪学家(佛学散文)····· (253)
- 年轻时吃点苦好····· (255)
- 苦难，积攒的是财富····· (258)
- 《萍踪追忆》感赋(代跋)····· (261)
- 传承本土文化的热心人
——记民间艺术家、作家、诗人余炳贤·····
····· 彭祖法 段斌胜(262)



怀念祖母

我是祖母抚养大的，从婴孩到幼童、到少年直至成人，我人生的每一阶段，每一成长历程，都浸透着祖母的心血，消磨着祖母的生命，她教会我怎样生活，怎样走路，怎样做人，祖母对我恩重如山，情深似海，她是我人生的第一位导师。

武汉人把祖母叫婆婆，我叫她婆婆。其实她不是我的血缘亲婆婆，却比血亲还亲，没有任何人怀疑过她不是我的亲婆婆，我自己也不曾怀疑过，也不相信。

祖母姓石，旧社会没名字，在娘家是老大，老老少少叫她大姑。解放后登户口，人民警察给她取名秀英，因此，石秀英成了我家的户主。她生于晚清光绪十四年戊子年，合到公历是1888年10月7日。老家是武汉市武昌区积玉桥，一个弟弟，在积玉桥有自己一幢三大间的青砖瓦房，屋侧有座土地庙，舅爹养着许多鸽子，白的、灰的，并不怕人。她一个侄儿，侄儿媳妇是她帮着“弄”来成家的，侄儿在船上当水手，媳妇和一个侄女都在纱厂工作，侄女大我10岁，长得漂亮，很喜欢我，我叫她表姑。

祖母命苦，十几岁时下嫁到武汉青山乡下八吉府向家尾村，向家尾与阳逻镇隔江相对，有木划子过江，沿江堤脚内一溜烟土墩，土墩上是村庄。村后是涛涛长江，村前是平畈，越过平畈是汪汪白浒。祖母到24岁时，已生6胎，存活2胎，一子一女，女儿10多岁时病死，只剩小儿子，取名家望，字顺臣。她24岁时，小儿子出生，丈夫病逝，祖母守寡，白天做点农活、种菜，晚上纺线，

含辛茹苦将儿子养大，娶了媳妇。

祖母年轻时就很刚强，她的婆婆说她克夫，对她很不好，要卖掉她，买人的来了，祖母知道后，痛骂了那个来买的人，那人灰溜溜地走了，从此，她婆婆没再敢提卖她的事。农村路灯是搁在拐角处的一盏豆油灯，每家轮流上一夜的油，一夜上两次。*，祖母上灯油返身回家，只觉得背后有人跟着，她不怕，也不回头望，从容不迫地走，快到家门口，有人乘凉在外，祖母突然转身大声吼：你跟着做什么事！黑影一闪不见了，她对我说那是鬼。她不怕鬼，感染了我，我从来不怕鬼，不相信鬼神。

抗日战争中期，她和媳妇跟着儿子随军，儿子是国民政府军第九战区挺进军第八纵队（方步舟游击纵队）的一名军需副官，武汉沦陷后，局势混乱，逃难者极多，祖母带着儿媳投靠儿子。敌后的武汉青山、豹子獠、武昌山坡、法泗州、金口，嘉鱼蒲圻神山、豆腐口，大冶鄂城梁子湖、樊湖，咸宁大幕山脉、富水以北地区成为方部的势力范围。住无定所，随军时间不长，儿子结婚9年了，媳妇未生，祖母望孙，正好此时，我母亲生下我，无力抚养，把我送给他们驻扎的村庄，村人又将我转送给了他们，这时，我才五个月大，不到半岁，祖母喜出望外，她终于有孙子了，请奶娘喂奶到二岁多，祖母悉心照料我。后来一家都回到青山乡下。

养父为人并不坏，正直、心善、读过五六年私塾，由于是独子，从小娇惯，沾染一些不良习惯，喜欢嫖、赌。在国民政府做过区、乡长官、三青团分部书记和部队团、连军官，因为嫖、赌，家中仍然很贫穷，土改时划贫农阶级。他长年在外，几乎抛家不顾，一家五口由祖母支撑，养母帮抚，养父很少归家，与养母的关系若即若离。养母是童养媳，红安七里人，出身地主家庭，姊



妹七个外加两个哥哥，九岁就到向家，有时将怨恨转向我的祖母，祖母不辩解不争吵，一“礼”全收。养母自她生了妹、弟后，并不喜欢我，甚至连我的衣裳她都不洗。说来也奇巧，养母喜欢女儿，也不十分喜欢她亲生的儿子，不过，对她生的儿子比对我强一些。养父却喜欢我，祖母更喜欢我。我虽然是抱养的，祖母和养父并未分生。五岁时，祖母把我送进学堂，学堂设在向家祠堂，一个戴眼镜的颀长干瘦老先生执教。童子军春游，祖母把我穿戴整齐，吃得饱饱的，塞些蚕豆面粑之类在我荷包里，我去了学堂，学堂的后墙就在我屋南侧。整队出发，沿着小路，一个墩一个墩、一个村一个村地慢慢转悠，半道我要大便，队伍在行进，我不敢掉队，也不敢告诉老师，憋不住了，哗啦一裤子。粪尿“统”在裤裆，顺裤脚滑落，学生小，不知事，没人报告，先生在前面，没注意。春游半天回家，把裤一脱，臭气熏天，祖母哎呀了一声，说了句：糊这么多，都煨干了。端来热水给我洗干净，换上干净裤子，我才舒服了。祖母说我太小了，保不住自己。没有半句斥责。

刚解放，全家搬上街，是只小木船上武昌的。搬去一口大水缸，放在沙滩上，养父见了，说不该搬这么一口大缸来，轮起扁担把缸砸了，祖母拦不住，也没法，心痛一阵子。家里越来越穷，穷人气多，矛盾越来越大。祖母和养母、养父和养母常常吵架。养父被捕后，祖母和养母的争吵升级，后来养母视我为多余的累赘，横眉冷眼，叫骂喝斥，我成了她的出气袋。为此，我也与养母吵闹起来，人大性子大，我们开始打架。养母容不下我，祖母拉着我，要去住防空洞。养母被养父、被生活折磨得有些神经质。祖母是我的保护神。她为我主持公道，她与养母争吵，差不多都是为我和我的养父。我的衣服自然是祖母洗。破了是她补，



【难忘童年】

海
踪
道
忆

一日三餐都是祖母愁。她个子不大，消瘦，然而很精明，不畏邪恶，从不与人红脸争执。带着我去陡码头摘目星菜，去琴台边种点菜、捡菜叶，捡些茅柴烧小钢灶。国家三年经济困难时期，粮食定量，祖母很公正，各吃各的定量，各蒸各的米，全是祖母打米、蒸饭，一人一小罐头盒。菜是共享的，是祖母捡的，或者买来的菜脚子。

一家人全靠祖母勤扒苦做、精打细算，苦惯了，难惯了，一切显得很自然，从容，毫无怨言。她总是默默地随着家庭的不幸，承受着她自己的不幸，她受尽磨难，饱经风霜，满脸皱纹是她苦难的刻痕。唯一的儿子 1955 年被捕入狱，因历史反革命罪被判 6 年，劳改一年越狱，在汉扛码头挑脚夫一年，又因销赃罪、越狱罪数罪并罚十五年，祖母青年丧夫，中年别子，每逢探视，她带着我去武汉第一监狱、大军山劳改队探视。

祖母是个典型的小脚，标准的“三寸金莲”，脚趾包裹得尖尖的，脚板弯曲成一个窝窝，脚背弓起象座弓背桥，我常常想，这双小得象“得蹶”的脚怎么承受得了这么重的家庭压力。在我失业在家或离家出走的年月里，祖母颤微微的一双小脚，在汉阳钟家村全村十二栋三层红楼房里爬上爬下，一个门栋一个门栋，一个楼层一个楼层，到公用厕所倒解手纸篓，一斤纸三、四毛钱，年近 80 高龄的老人，做着最低贱的事，靠爬楼、倒污秽不堪的解手纸卖一、两角钱，买点油盐、小菜，顽强地生存，呵护孙子，等着儿子归来。到她年老时，我弟弟下放到沔阳县长埡口，得神经病后突然摔死异乡，早年丧夫，中年别子，老年失孙，人一生的最大不幸祖母几乎全摊上了。她一辈子只有苦难痛楚。最使她伤心不已的是，1963 年我离开武汉回到了生我的山村，城乡相距 200 余里，我的命运不佳，过沟落井，出工拿工分，



每日仅4、5角钱，还受政治陷害，自身不保，好日子不多，祖母没有享我的半点福，我没有赡养我的年迈祖母。最让她伤心的是，我将姓改回原姓，名字也改了，注册也改写原籍，我扔下一个八旬祖母逃跑了。祖母是我最大的恩人，而世上我最对不住的人，就是我的祖母。

1973年，祖母85岁，我养父终于释放回来，一个好端端的家，毁在她那不争气的儿子手上，香火无继。不久，她仙逝了。驾鹤西归前两三天，精神失常，处于昏迷、弥留之际，叨念着我的名字，反复说：贤佬不凭良心。她惦记的还是我，想我去，让她看最后一眼呀！可是我远在鄂东，全然不知。那时除了一天一班火车通武汉外，什么也没有，没电话，没汽车，音讯全无。我不知我的祖母病了，不知她去了，我的养父恨我离家改姓改名回籍，不通知我。等我妹妹来信时，我痛哭得昏天黑地，我没能能为祖母送终，没能尽孝，没能见最后一面。我确实不凭良心！真后悔哟。我急忙赴汉奔丧，恨不得展翅飞回去，焦急地听着火车轮与铁轨的撞击声，总嫌它太慢，太沉闷。到汉后，在归元寺旁一家殡仪馆的木质骨灰架上，见到的是我的祖母的骨灰坛，坛上没有肖像，只有“石秀英”的名字。揭开盖，拿出一红布包，红布包里是我的祖母，是我祖母的骨灰，是我祖母灵魂归隐处。我说不出话，只有眼泪涓涓，我不相信我的祖母去世了，我的心在痛。祖母把我拉扯大，报答她老人家的就只是这苦涩、伤心的眼泪。鸟飞反故乡兮，落叶归根。几年后，养父悄悄地把骨灰坛抱回故乡，安葬在武汉青山向家尾村菜地，我去奠祭了两次。从此，再没去看祖母。她一生一世行得正，走得直，没做过一件亏心事。

我真是不凭良心。纵有千般原因万种缘故，我对我的祖母，确实辜负太多，欠的太多。愧疚、自谴，无济于事。每当想念我的



【难忘童年】

萍
踪
难
忘

祖母时,止不住的泪水滚滚而出。我每年清明节更加怀念我的祖母,向天堂里的祖母倾诉自己的思念、梦想和牵挂;七月半盂兰节,都为祖母烧包袱,寄钱到阴司给祖母,也不知她老人家收没收到,从没见过她回个信,也不报个梦我,祖母是在恨我吗?

怀念祖母,除了她的养育之恩,还因为联系着我许多童年最亲切的回忆。祖母,婆婆哇,你好吗?孙欲养而亲不在呀!

恩重如山的祖母,没有她几乎就没有我。婆婆,您安息吧。等贤佬来后,再来侍候您,报答您老吧。到那时,孙子才不会有痛苦和泪水。

2001年6月8日



我人生中的第一个小朋友

断了奶，学走路，走呀走呀走进许多小朋友。长大了，又走路，走进了高山大川琼楼，忘记了儿时小朋友。唯独人生中的第一个小朋友却怎么也忘不了。我这个小朋友，是个女孩儿，名叫盐贵，与我“四同”，同姓同辈同村同年。日本东洋兵占据武汉青山白浒时，严格控制碘盐配给，盐价贵，盐贵出生，她的名字很有时政性。

幼小的我们十几个一大群，小点的还是开裆裤，大点的也只是刚刚穿上连裆裤，解“大手”走远点，解“小手”就地反背就是，不知男女有别，不知啥羞啥丑。众多的伙伴中，盐贵与我最好，不是她找我，就是我找她，从没争吵过，从没打过架，有什么吃的，我要留点她；她会带些我。有什么好玩的，也是合着玩。因为太小，人之初，性本善，尚未开悟，我们不知人与人之间还有感情、爱情。孩子跟孩子容易熟，童心纯真无邪。盐贵五、六岁，穿着小花褂，青棉布裤，一双小脚没穿袜子，套在一双手工布鞋里。她爱整洁，身上的花褂不是红花就是绿花，总是干干净净，清瘦、白净、稚嫩的小脸蛋常常笑开花，她不太爱讲话，抿着嘴笑和蹶起嘴唇表达她的爱憎。出手麻利，心领神会超过我们。我们经常玩的地方是禾场，平展展，在村子的前面，一片一片地连着，禾场边的塘堰，也是一片连着一片，塘与塘间是乡间小路，两架牛车宽，牛车铁皮大木车轮碾出深深的窄窄的车辙，象铁轨似的凹槽。过了塘堰，空旷的田野长着蔬菜和庄稼，塘堰边的小树疏密无度。成群的麻雀

